

在这里，人以最真实，最有尊严的方式去生活，以温柔的爱去对待每一个人，也以坦率，简单和感激的心去接受别人的关爱，天主希望人类过的生活就应当如此！

我在巴黎读书的时候，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修女院就在我住的地方附近，所以我有时会去她们那里喝茶聊天。

修女们的年纪都是我的长辈，但是很喜欢年轻人去那里做客。她们有时会和我讲讲她们年轻时的事。在我听来，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要自己做面包，去村里公用的面包房烤面包，女孩子会绣花，会做精致的手工，亲手绘制圣诞节的卡片……我只有在小时候看的童话里才有这样悠闲雅致的生活。她们对这样的生活非常怀念，我也时常看到她们在钩织花边，缝制衣物。我对这些细致的活感到很新奇。

她们好像对今日这种飞速运转的现代社会有一点不理解：为什么大家都变得那么匆忙，那么紧张，再也没有时间交谈，做一些有趣的手工？“你知道吗？”德兰修女对我说：“其实做面包，去公用的面包房就是亲人和邻居之间最好的交流时间。”另一位修女接上话茬，说：“现在我有时连买东西都不用和人说话，只要在机器上按各种按钮就行了，不懂的话，机器也不会跟你解释，只是一再重复：你的操作有误！我有时真想揍这些机器。”我笑了：的确，这个世界和她们所熟悉的时代已经很不一样了。

>>向修女学习做家务

我后来也对这些手工活开始感兴趣了，那时候，我快要结婚了，而且我忽然发现自己除了看书写字以外其他什么都不懂，既不会烹调，也不会收拾房间，更不会缝缝补补。这样可怎么当妻子呢？我和修女们谈到我的担心，于是她们决定在我的婚礼之前给我临阵磨枪，虽然她们并没有在短期内把我变得心灵手巧的雄心壮志，但是觉得在短时间内教会我一些最基本的技能还是有可能的。我开始每个星期抽一点时间去上“



我在巴黎的留学生活

“我想，天主在人类奋力前行的道路上也如同一位默然地以爱扶持人类的安慰者和帮助者：他愿意给人自由，让人选择自己的道路，欣赏人类探索的勇气，愿意人类在不同的境遇中有丰富的经历。但是当人类到达一种令人绝望的境地时，他永远会伸出手，告诉人类：我在这里，你愿意不愿意我帮助你？”人类在这个时候要放下自己的骄傲，回答一声“我愿意……”

“那时候，我快要结婚了，而且我忽然发现自己除了看书写字以外其他什么都不懂，既不会烹调，也不会收拾房间，更不会缝缝补补。……我开始每个星期抽一点时间去上“准新娘家务课”

准新娘家务课”，后来我才发现，原来烹调，收拾房间有这么多的秘诀。玛丽罗兰斯修女教我做法国菜时，我发现做一道简单的菜就有许多讲究：怎样去掉生菜叶子上的水滴又不让叶子受损，怎样将菜叶剪成小碎片，像花朵一样洒在盘子的边上……她总是很耐心地教我这个

笨学生，我努力地学了半天以后，才发现这一切可完全不是看上去那么容易，而且如果真的有感兴趣的话，有许多美的感受，艺术性的启发都可以在烹调缝纫，种花剪草中出现。

男朋友明知道我在学这些以后，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说：“算了，你不

是那块料，我认命了，你学不会也不要紧！”我后来因为功课紧张没有再继续学，修女们也没有生气，只是温和地说，没关系，只要你想学，或者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们。

虽然我的经历并不成功，但是却使我更多地注意到了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

美丽，了解文字以外的一种爱的语言：就像男孩子会送鲜花给所爱的姑娘，女孩子也会做可口的晚餐给所爱的男孩子，会将家整理得干净舒适，让爱人很舒适……只要这里面没有强迫和歧视，而且用一颗自由的，单纯的心去做这些事情，就会有许多乐趣。

修女们的住所总是干净整洁，外边的花园里有许多美丽的花草，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颜色，我还记得德兰修女会在花园劳动时停下来叫我听鸟的叫声，说：你听，这是它们高兴时候的声音，那是它们不快乐时的声音……浇水的时候也告诉我，不要忘掉边上不起眼的小草花，她们也要喝水呢！这个花园，是一片快乐的世界，每一种植物，动物都得到关注。现在我收到她的圣诞卡时，里边还有许多关于这个花园里的新闻：哪一种花又长出许多花苞了！

>>一位会讲广东话的法国修女

后来，我发现修女们年轻的时候都有许多不同寻常的经历，玛丽罗兰斯修女曾在印度服务，德兰修女曾在马达加斯加服务。德兰修女谈到非洲时，常常谈到那里极为好客的风俗：一个陌生人到来，任何一个家庭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玛丽罗兰斯修女也常常谈到印度：姑娘们穿着色彩艳丽的莎丽飘然而行……

和我关系最密切的是一位曾在香港工作过多年的安德来修女，她开朗活泼得很。她不住在修会，有时会请我去她家做客。她的家摆着许多从中国带来的纪念品，有字画，照片，照片里有很多都是中国人，她谈到这些中国人就像谈到自己的家人，她知道这些人的性格，爱好，生活……她也会讲一点广东话，常常在法语中夹几句广东话，而且是最地道的广东俚语。

安德来修女和我从电影里看到的修女大不一样了。我在电影里看到的修女常常有肃穆的表情，一言一行有严格的规矩，但是我却常常听到安德来修女朗朗的笑声，她也喜欢以很幽默风趣的语言讲一些在异国发生的趣闻轶事，还有许多机灵的好主意。婚礼之前，我四处花店里找新娘的捧花，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她灵机一动，就在一大束鲜花中挑了几种，用薄纱和丝带手工做了一束，颜色和我白色婚纱上的紫色花朵正好相配，漂亮极了。我就手捧着这束捧花走进教堂，安德来修女对此颇为自豪。

>>寻得一份家的感觉

她对中国来的留学生有一种慈母般的感情，她的家永远对中国留学生开放。我在写论文写得苦恼之极的时候常常“逃”去她家，我们一起吃饭，喝茶，出去散步……在法国人家做客时，有时候我会有一点紧张，因为有许多法国礼节是我们中国人不太熟悉的，我很担心在不知不觉中失礼，但是在安德来修女家，我很轻松，因为她在她家就如同回到了遥远的故乡，在亲人家做客。

在异国他乡，有时会很想家，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西方国家崇尚独立，不轻易向人诉苦，但是安德来修女常常会问她所碰到的留学生：你最近好吗？有什么难处我可以帮你的忙吗？在她面前，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诉苦。在海外，这种孤苦无助的时刻几乎每个留学生都有，很多人都是咬着牙独自熬过去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意志力和心理的一种考验，但是如果熬不下来，会对一个人的性格造成负面的影响。在大学里，我时不时会遇到一些这样的人：彷徨胆怯，不知所措，或者冷酷尖刻。他们在艰苦的留学生涯中独自忍受了压力，孤独，病痛，他们缺一个像安德来修女这样的朋友……

我想，天主在人类奋力前行的道路上也如同一位默然地以爱扶持人类的安慰者和帮助者：他愿意给人自由，让人选择自己的道路，欣赏人类探索的勇气，愿意人类在不同的境遇中有丰富的经历，但是当人类到达一种令人绝望的境地时，他永远会伸出手，告诉人类：我在这里，你愿意不愿意我帮助你？”人类在这个时候要放下自己的骄傲，回答一声“我愿意……”

>>她们使山谷弥漫着清香

在法国，宗教的话题属于“私人范畴”，人们一般都避免在谈话中触及这方面内容，所以安德来修女告诉我，在她长期工作过

的某些地方，人们并不知道她是修女，因为如果大家知道，有些人会尽一切力量反对你，另一些人却会不顾一切地支持你，有时候这两种态度都缺乏客观理性，而且容易引起尖锐矛盾，所以修女们有时需要以一种沉默的方式去过信仰的生活，用基督的爱去对待每一个人，但不强调自己的宗教身份。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信仰表达方式，在法国生活多年以后，我很深地了解到这样做的原因和苦衷：由于历史的原因，宗教的话题变得极为敏感，许多宗教词汇被曲解，滥用，以至于人们为了避免激烈的争执，尽量少谈这个话题，这是很令人遗憾的。有一次，我好奇地问安德来修女，后来这些人有没有发现你是修女？她回答道：有些人后来知道了，但是他们为了不给我造成麻烦，也不提这事。

这样在内心隐藏的信仰，就像在深山里默默开放的花朵，没有人为她们喝彩，没有人注意，描绘，赞美她们，但是她们使山谷弥漫着清香，让四季有不同的颜色。只有天主知道她们的美丽，而且她们也只需要天主知道。

>>两个世界之间的围墙

在修院每天都有晚祷的时间，我有时也参加，时间不长，修女们一同在一个小教堂读一段圣经，唱一段圣咏。圣咏的音律古典悠长，好像从遥远的过去飘来。修女们每天以这样的方式送别过去的一天。时间周而复始地在歌声中度过，窗外的花园悄然迎来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

在修院围墙的外边，是古朴典雅的巴黎街道。西装革履的上班族匆匆而过，再走十五分钟，就是举世闻名的香舍丽榭大街（Ave des Champs Elysée）：王公贵族、政要明星擦肩而过；名牌店，高级餐馆比比皆是。而在修院里则像另一个世界：无论外边的世界如何变幻颜色和节奏，这里永远有宁静的钟声，悠扬的晨祷和晚祷，随季节变化的树木花朵。

我常常背着书包穿行于这两个世界，有时会有点困惑：到底哪一个世界是真实的？而当我想到安德来修女，玛丽罗兰斯修女，德兰修女，我就觉得隔在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围墙虽然在物质上存在，但是在心灵里是不存在的。她们所认识的身着纱丽的印度女子，马达加斯加家庭，所教过的中国孩子…虽然没有来过这里，但是都会在想像中游历这个

宁静的地方，就如同游历天堂的一角，尽管他们和所有人一样：工作，生活，逛街，照顾家庭…

在修院和修女们服务的地方，无论他们是贫穷富有，有没有受过教育，生活习惯怎样，都会受到平等和亲切的接待，就如同人在天主面前，不分性别，种族，阶级…都是他所爱的儿女。只有脱下这些外衣，不成为它的奴隶，才能真诚坦白，站在天主面前，就如同在创世之初，人类的始祖赤身裸体，天真自然，并不畏惧面对天主。每次当我读到圣经中关于伊甸园之初的记叙，我的心里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人和地方：在这里，人以最真实，最有尊严的方式去生活，以温柔的爱去对待每一个人，也以坦率，简单和感激的心去接受别人的关爱，天主希望人类过的生活就应当如此！

>>世界盼望听到这种歌声

而那道在真实生活中存在的修院围墙，就如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我知道，无论在修院的内外，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位修女，都可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有人性的弱点，有不愿对人诉说的隐痛，但是在那个简单的小教堂，她们将一切的痛苦，欢乐，以及每天辛勤的工作，连同她们的心，都呈在天主面前，然后，心里干干净净的，继续每天的生活。她们的生活就如同连绵不断的圣咏，在教堂里，在心里歌唱。见到她们的人，即使不知道她们是修女，也可能听到她们心中的圣咏，从而与这个修院产生各种各样神秘的联系。

基督信仰就是在心中有这样歌唱的声音，将自己在地上有限和不完美的生命用歌声和基督的生命相连，让这种歌声溶入自己的双手，目光和笑容…这个世界盼望听到这种歌唱，如同久旱之地渴望甘霖。

■作者：孙基立

（作者简介：基立出生于中国广东省，在巴黎留学时认识沙百里神父。她在巴黎结婚后与先生定居美国，在美国从事教学工作。）